

钱粮胡同往事

◎ 国宝档案

钱粮胡同是北京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胡同,根据明代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的记载,这里当时叫钱堂胡同,明代造币厂就在这里。清代,户部宝泉局在这里设南作厂继续造钱币,用于发放薪饷,而薪饷又有钱粮之称,遂有了钱粮胡同之称。

胡同里的“红楼情缘”

清代朱一新《京师坊巷志稿》曾经提到帛公府在钱粮胡同,并这样解释:“帛公府为怡贤亲王次子宁良郡王讳宏皎(注——现在常写为弘皎)之后”。

爱新觉罗·允祥(原名胤祥)是清康熙帝的第十三个儿子,雍正帝继位后,被晋封为怡亲王,允祥卒后,七子弘晓于当年袭爵成为第二代怡亲王。雍正帝为褒奖怡亲王允祥之功,加封弘皎(允祥第四子)为宁郡王,府邸在东单北极阁。到了清末,帛公府的主人到底是宁郡王弘皎的哪个支脉无从知晓,而且府邸的地点不详。

《红楼梦》中有个北静王,宝玉称其为贤王。据说这位北静王的原型就是第二代怡亲王弘晓。有趣的是,著名作家、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学者刘心武,在钱粮胡同35号(旧门牌)居住了13年。由此可见,这条胡同里冥冥中有种“红楼情缘”。

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于此

虽然帛公府的具体地



址不详,但另一位清中晚期的重臣在钱粮胡同的宅邸则令人熟知,那就是大学士耆英的住宅。

耆英(1787—1858),满族正蓝旗,主要在道光、咸丰两朝做官,担任过护军统领、内务府大臣、礼部、户部尚书、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、文渊阁大学士等职。不过,随着清代后期国力的衰微,耆英的仕途也颇为坎坷。他和伊里布,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——中英《南京条约》的中方代表。后因朝廷内部斗争,耆英遭弹劾。

根据记载,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,他被派赴天津与英法联军交涉,由于英军在占领广州期间查获大量档案文件,发现耆英在上报朝廷的时候并没有如实禀报英方的要求,因此英方拒绝与其谈判。耆英因惧罪擅自回京,咸丰帝令其自尽。

耆英府是座大宅子,东、中、西三路六进四合院,如今钱粮胡同19、21号

只能看到前四进院,最后两进院,要从钱粮胡同北侧的育群胡同20号、甲20号进去才能看到。

大学士耆英的住宅见证了一段风云岁月。民国初年,这里曾暂居一位大学者:章太炎。当年,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,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。最初章太炎幽居于龙泉寺,1914年,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于钱粮胡同19号。那处宅院便是耆英住宅的东路。

章太炎被幽禁期间,其弟子鲁迅多次到钱粮胡同探望。在鲁迅的日记中,即有7次探望的记录,而且每次去都是“晚归”、“夜归”、“傍晚归”,春节时,他还过来给章太炎拜年。

章太炎的另一位弟子黄侃更绝,他直接带着被子搬去与恩师同住。那段时间,黄侃白天去北大授课,晚上则到钱粮胡同陪章太炎,顺便听他讲文学史。这种日子一连持续了几个月,直到黄侃被警察强行驱逐出去。

陈梦家用稿费在此买房

民国时期著名画家金城以及后来成立的“湖社”画会也在钱粮胡同。陈宗藩《燕都从考》里记载,“钱粮胡同,画家金城居于胡同之西。”

1920年5月,金城、周肇祥、贺良朴、陈师曾、陈汉第等二十余人发起中国画学研究会,成立地点在石达子庙(南河沿大街普胜寺)。1922年迁往当时的中央公园,即现在的中山公园水榭,后来以虎坊桥114号越中先贤祠为会址。中国画学研究会兼具研究、教育、编辑以及出版等职能。

1926年9月,金城去世三个月后,金开藩、金开华兄弟及金城弟子成立“湖社”,活动地点在金城居所,东四钱粮胡同15号(今27号)金宅的墨茶阁。“湖社”的活动一直到1936年,后因金开藩患中风,逐渐解散。

巧合的是,上世纪五十年代,王世襄的燕京大学学长陈梦家也热衷明式家居收藏。而陈梦家后来也在钱粮胡同34号(旧门牌)居住。

陈梦家(1911—1966),浙江上虞人,生于南京,中国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诗人。1931年夏,陈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,获得律师执照,但他没当过一天律师。当时,他与闻一多、徐志摩、朱湘被称为“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”,1931年,《梦家诗集》由新月书店出版。1932年,

陈梦家与同学加入十九路军,在淞沪前线目睹了战争的惨烈,他写诗多首,编为诗集《在前线》。1933年初,日军进犯热河,陈梦家再次主动赶赴前线。1934年陈梦家师从容庚、唐兰,在燕京大学攻读古文字学。

1936年陈梦家与赵萝蕤结为连理,结婚仪式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举行。陈梦家获硕士学位后,留燕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,赵萝蕤在清华大学西语系任助教。1944年,陈梦家赴美讲学,借此机会,他开始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资料,1947年完成《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》初稿。1947年清华大学成立文物陈列室,陈梦家任筹委会主任,1948年赵萝蕤从美国回到了北平。1949年后,陈梦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,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。1952年院系调整,陈梦家转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,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。

1957年,陈梦家七十余万字的甲骨学巨著《殷墟卜辞综述》出版,他用稿费买了一处住房,在钱粮胡同34号,他将这处居所命名为“一书院”,并给书房取名为“梦甲室”。

1966年,陈梦家去世,钱粮胡同34号很长时间都空着。经过数十年的变迁,当年的院落,现已无法确定具体位置。

聚寿堂里有“密谋”

如今钱粮胡同里有不

少餐厅,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,钱粮胡同就有一家名冠京城的大饭庄:“聚寿堂”。老北京的餐饮业有“八大堂”、“八大楼”、“八大居”、“八大春”之说,钱粮胡同的聚寿堂便是“八大堂”之一。民国徐珂编著的《实用北京指南》(1923年增订版)第八编“食宿游览”提到聚寿堂时这样介绍,“婚丧及做寿演戏,多在饭庄,以其屋宇宽敞也。”

这座饭庄,也见证了诸多历史。当年蔡锷摆脱袁世凯密探的监视离开北京,坊间有多种版本,但据哈汉章《春藕笔录》回忆,蔡锷正是从聚寿堂离开北京的。哈汉章《春藕笔录》记载,1915年11月10日是他祖母的八十大寿,他在钱粮胡同聚寿堂大宴宾客。蔡锷到得早,对他说:今天可以打一夜牌。哈汉章叫刘成禺张罗,蔡锷拉住刘成禺的手说:我与你同案三年(蔡、刘同为参议院参政),今天要畅聚一夜,你要慎择“对手”。

刘成禺会意,挑了张绍曾、丁槐两个人,他们四个人打了一夜牌。翌晨7时,蔡锷从哈汉章家的侧门出去,由新华门直入总统府上班,并给小凤仙打电话,约她12点半一起吃饭。监视的密探因此麻痹大意,蔡锷借机溜到天津。

蔡锷的这几位牌友志同道合,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,他们巧施妙计掩护蔡锷摆脱密探监视,安全离京。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齐白石早年画的螃蟹什么样?

我们都已熟知齐白石画蟹一绝,可与他的虾相媲美,他三笔画出一个蟹壳的方法,在现在的儿童国画班中,依然在使用。这样活灵活现的螃蟹画法,是在他五十多岁“衰年变法”之后才开始的,此时的他已经对笔墨的掌握极为精准,加之经过了一遍遍的实验,把儿时乡野池塘边看到的螃蟹行走的样子,化为笔墨之间黑与白的关系,蟹壳的凹凸、蟹爪的锐利和蟹腿上细腻的绒毛感,笔笔精简,笔笔精到,令人叹服。

大师并非一日练成,大师之前的之前是在命运中沉浮的湘潭青年雕花木匠——齐纯芝,齐纯芝是个好的手艺人,活好心细,爱画画,还不矫情,愿意为主顾家的女人们画画鞋样子、衣服样子,若放到今天我们也愿意遇到这样好脾气的装修师傅,帮你家做了木工活之后,还免费帮你画个装饰画。在清代末期,二十七岁的人生命或许没有那么容易转折了,但似乎天命又有着其他的安排,让齐白石在机缘巧合之下被乡绅胡沁

园惜才收为学生,若让我们开启上帝视角的话,也许一些偶然之中有着必然,北大门口的保安经过努力终究也是会成长为职校校长的,有些道理古今相通。

齐白石跟随胡沁园学习之后,就不再做雕花木匠,一心学画和诗,胡沁园擅长画工笔画,也画写意花鸟画,胡沁园的《草蟹图》,有徐渭和八大写意的影子,潇洒飘逸,看起来似乎更多为怡情。齐白石早年的《芦蟹》,从芦花到螃蟹都和胡沁园的《草蟹图》

有着诸多相似之处,但在蟹脚的刻画上更为细致和写实,更注意表现蟹脚的尖锐和螃蟹行走的动感,而并非几笔草草了事,其中已见齐白石的心思,天资不可欺,直觉这个东西挡都挡不住。

与胡沁园的这段缘分,让齐白石从一个乡村的雕花木匠转变为画师,他的身份发生了质变,进入到湘潭的文人圈子里,由此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,并一起结成诗社,谈诗论画,这些朋友许多都和胡沁园有着或多或少的关

系。此时的齐白石,尚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中国画大师,他未来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,但终于有了起点。

而此后,齐白石的艺术人生,更是得力于好几位恩师益友的知己之恩。若您对齐白石的人生经历感兴趣,您会发现,齐白石与几位师友的分和真挚情谊无疑是他艺术人生的一座座桥梁。而通过这些桥梁,齐白石的蟹,从此蟹到彼蟹,蟹酒之间人生匆匆已过,有画为证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